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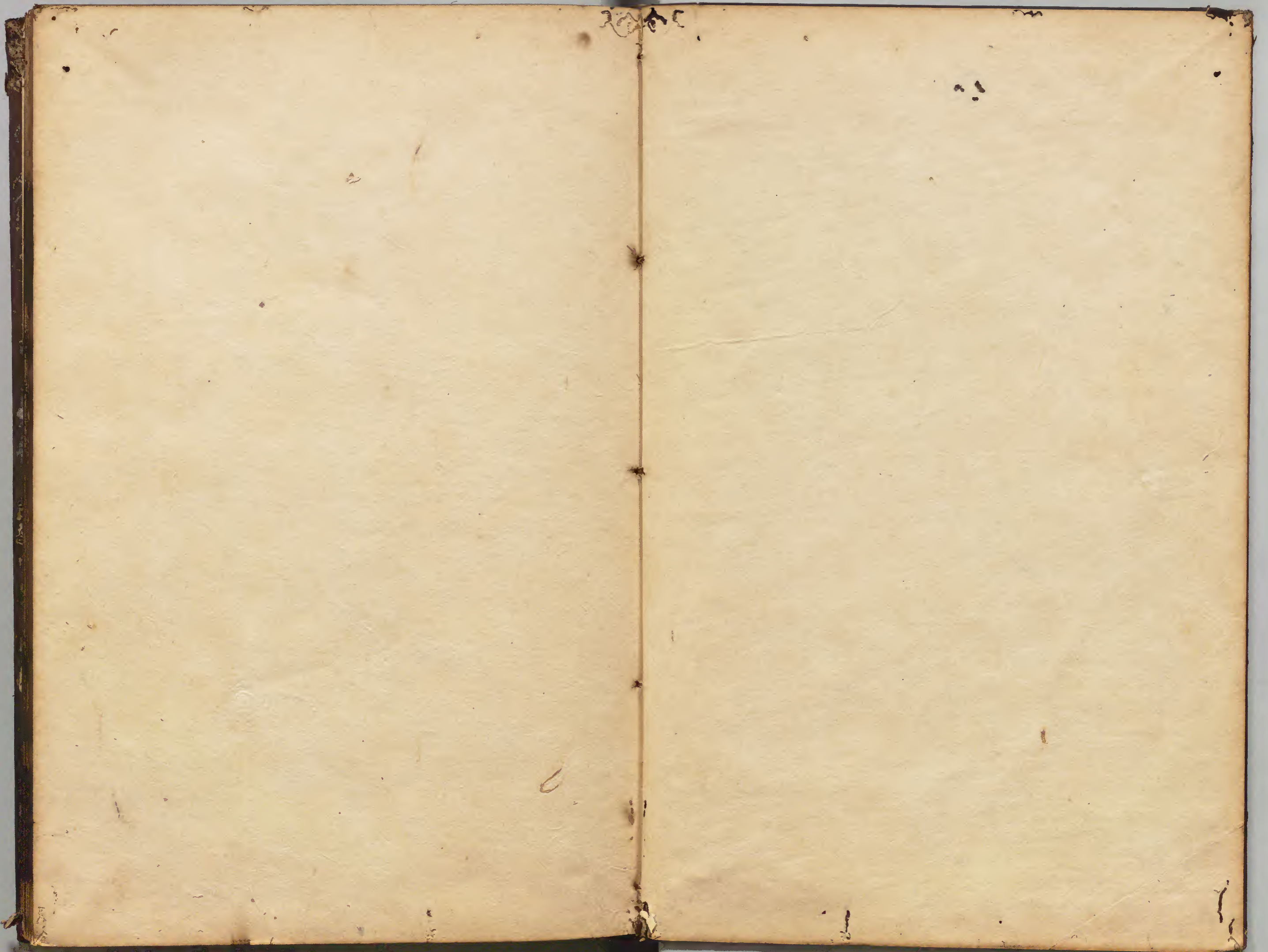
東國通鑑 三十八

漢書門			
二	三	三	八
類號函架冊			
五	七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二	三	三	八
漢書			
五	七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39)		
函號	285	29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八

高麗紀

忠烈王二

淺草文庫

五年宋祥興二年元春正月宰樞享公主酒

酣諸王宰樞皆起舞○鷹坊及忽赤享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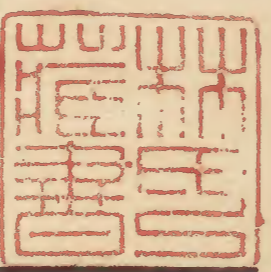
○公主結層棚于宮中燃千燈又珍珍人奏

樂達曙○王謁帝帝使御史大夫月列倫樞

密孛刺必閣赤忽禿哥兒閣兀等諭王曰忻

都茶丘奏鎮邊種田軍還時妻子皆為官吏

所留不遣又金方慶官高權重多行不法李



汾禧兄弟每欲沮之方慶諷王殺之是否王對曰去夏奉聖旨歸國差官與帥府考官軍妻妾婚書有無依例點刷非敢擅留其汾禧兄弟之事在江華時汾禧父常事權臣金仁俊後與林衍謀殺仁俊衍擅廢立以危社稷皆汾禧謀也及臣襲位汾禧兄弟每事不從臣命懲其罪以戒後來爾速魯哥茶丘金甫成在傍茶丘進曰汾禧兄弟有二功於朝廷安可擅殺我若妄言罪在必死李刺問二功茶丘曰至元庚午帝遣禿韋哥國王趙平童

高麗忠烈王

與元主至高麗使復都古京林衍子惟茂拒命汾禧與鄭子璵先入江華誅討之奉王妃率國人來松京其明年予領種田軍駐京南奴軍功德崇謙等潛謀作亂汾禧執其黨一人以告王與達魯花赤掩捕誅戮以安百姓批二功也王曰茶丘言吾若妄言罪在必死今其言皆安如何庚午之事禿韋哥請遣使江都諭官軍壓境之意於是汾禧與惟茂深交可以說之令與鄭子璵往大將軍宋松禮將軍洪文系持誅惟茂名汾禧討事汾禧

杜門不出松禮等既誅惟茂奉社稷來松京
以待吾父子汾禧踵後乃至吾與松禮等入
告成功帝賜松禮等鞍馬以賞其功汾禧果
有功豈不與於此賞乎功德崇譙之亂人有
告者汾禧適以是日入直故使引告者言於
達魯花赤汾禧其有何功茶丘曰然則何以
得至宰相曰先王常語予云汾禧兄弟佞猾
多機變不可不知若黜其爵位祗速禍亂故
循資授職以觀其變罪既貫盈稟聖旨誅之
我國之事何預於汝茶丘不敢復言只以軍

高麗忠烈王

人妻子一百二十八人為請茶丘子為孛刺
執鞭之豎孛刺頗右茶丘王曰若以分揀軍
人妻子為不法縱軍人脅良民子女強娶之
可為法乎月列倫等以奏帝曰軍人妻有兒
息者歸其夫國人官高有罪者申奏而後罪
之因命王歸國○二月丁亥王至自元○三
月作新宮于竹坂洞撤民家三百餘戶○以
尹秀為全羅道鷹坊使遣元卿於慶尚李貞
於忠清朴義於西海稱為王旨使用別監初
秀等介管諸道鷹坊招集連民稱為伊里于

伊里于華言聚落也按察及州牧郡守小忤其意必譖而罪之故伊里于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罷鷹坊秀等諷王奏帝各受聖旨於是鷹坊牢不可罷今又稱使及別監而其權益重○教曰予聞有怙權昧理擅奪人田民者又有托勢得官超資越序者甚無謂也朕或不改非惟其人所托附者亦皆罪之其舍冤抱屈者無論貴賤尊卑宜各上書駕前聽訟官遷延不決必罰無貫○改都兵馬使爲都評議使司凡有大事使以

高麗忠烈王

上會議故有合坐之名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爲合坐○王取人家鴿子納于壽康宮李之氏車得珪言其不可遂還之○王以田民之訟積年未決命左司議權胆將軍崔有滄及監察典法司推決無滯○夏四月置王子滋于忠清道牙州東深寺避世子也○遣中郎將鄭公如元請置伊里于帝賜王海青圓牌○五月流監察侍史金弘羨左司諫李行儉于海島弘羨等不署正郎林貞杞奉議郎高密告身貞杞等托鷹坊以王命

督署之而不從故也密妻善釀每以酒媚權
幸因以得官○用樂祀新殿鷺瓦

史臣曰臧文仲祀爰居以金奏夫子謂之
不知況用樂以祀瓦鷺乎

六月罷左司議權胆晉州牧副使崔崑初胆
為慶尚道按廉以晉州守自玄錫重斂內衣
樹綾羅絲價布劾之減其價及崑守晉所貢
綾羅益麤王使元卿考問邑吏以胆減絲價
對故並罷之宰相言胆為民除弊今罷其職
自此孰有憂民之弊者乎尋復胆職○元中

高麗忠烈王

書省令造戰艦九百艘○都評議使言今年
正月帝令於朝聘路次置伊卑于以供役使
尋遣塔伯海等就瀋州遼陽之間給士田標
定四至其鴨綠江內令本國自置兩所請於
所賜之地刷各道富民二百戶徙居之擇副
戶長別將等為之頭目各管五十人五年而
滿所徙民父母兄弟留鄉者復之頭目之有
功者賞之從之○秋七月慶尚道按廉使奏
長史趙阡嘗為善縣令與密城人謀叛今
雖革面不可使立於朝請罷職從之○初帝

遣使日本王令舌人郎將徐贊及梢土上左等三十人導行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四人逃還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遣密直副使李尊庇將軍鄭仁卿如元賀聖節上書中書省曰前者遣趙仁規等重修造戰艦事并請勿令元帥府監督茶丘與我有隙若使監督民必驚散未易濟事乞善奏天聰○九月王遣許珙干慶尚道洪子藩于全羅道為都指揮使修造戰艦又遣權阻於忠清道為都指揮使朱悅於慶尚郭汝弼於全羅禹濬冲於

回輿忠烈王

西海崔有佚於東界交州為計點使初都評議使言太祖奠五道州郡經野賦民皆有恒制近來兵饑相仍倉儲縣罄橫斂多逋戶衆宜括民戶更賦稅由是累發計點使而未見效及東征之役發民為兵故復有是命且令計點使勿得役使內庫處于悅汝弼不肯從竟罷還○冬十月元遣弓丹赤塔納來督修戰艦又遣樊閏點視站驛王命廣平公諱與塔納等督修戰艦于慶尚全羅道○王獵于南郊謂康允紹李之奭曰夫獵馳聘從禽宜

視險者夷汝等擇地而行安能多獲自今可
數獵以閑習之○十一月癸丑火星食月文
昌裕伍允孚泣白于王曰火星食月實非常
之變非飯僧事佛所能禳也願慎厥施為以
消災變王與承旨金周鼎司議鄭可臣議命
宰樞臺省論時政得失實封以聞是日放造
成役徒允孚語典法摠郎朴仁澍曰典法決
訟何多留滯耶仁澍曰內教判旨如兩安得
不滯允孚以告王王使語仁澍曰我非以偏
聽必右其人凡有告者欲令有司早為剖決

高麗忠烈王

庚辰

故命之耳豈為私耶仁澍對曰若無判旨內
教而臣挾私決訟則罪當死矣○十二月流
監察侍丞崔有滄于太青島以論時務直言
忤旨也承旨趙仁規言於王曰有滄勵節奉
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名還
六年元至元十七年春正月忽赤享王于新殿○二
月忽赤及鷹坊享王○幸壽康宮公主謂王
曰王與羣小從禽無厭何也趣命駕將入城
郎哥歹固請乃止○三月印侯高天伯與塔
納還自元至呂嶺站乳津等縣人設晝食告

塔納曰吾邑民盡隸鷹坊才遺貧民何以供億待死而已塔納來責宰相曰東民獨非天子之赤子乎困苦至此而不之恤朝廷馳使以問何辭以對宰相自王請去鷹坊之弊王怒欲請回回之見信於帝者來管鷹坊宰相不敢復言趙仁規力諫之公主亦言不可乃止○以檢校大將軍吳光札為明仁殿侍衛將軍賜紅鞋光札子僧祖英有寵故有是命○諸主宰樞享王于新殿○監察司言頃在江都貢賦粗足今左右倉之入頓減而

高麗忠烈王

又置太坊厨及外漆色鞍色阿闍赤等各所賜食皆仰給右倉請除之且修宮室今已三載而朝士無僕隸者至買祿牌雇傭赴役或有躬自執役者亦請除之以娛農隙又諸道按廉使別監今皆憑藉上供斂民紬苧皮紙脯果等物賂遺權貴請皆理罪王謂承旨鄭可臣曰楮生於地何弊於民可臣曰臣嘗管記全州見其民造紙之苦今蒙採擢至此用紙亦多不能無愧王只許除紙貢○囚監察侍史沈謁于巡馬府流雜端陳個侍史文

應于海島既而釋之時謁等言國步多艱天
旱民飢非遊畋燕樂之時也殿下何其耽于
遊畋不恤民事耶且以未調之駿足馳不測
之危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如不得已止令
將士逐獸平原登高臨觀不亦可乎又忽赤
鷹坊爭設內宴剪金為花蹙絲為鳳窮奢極
後不可形言與其繼一時之娛費於無用孰
若遵上國之法簡而易供聲樂則斥委巷之
俚音進教坊之法曲下國之望也上將軍尹
秀侍宴殿上登床戲舞犯禮不恭大禪師祖

高麗忠烈王

英淫穢無行出入卧內大駭觀聽請加黜責
以勵其餘承旨趙仁規以狀聞王將聽納秀
及祖英相與譖之遂大怒命將軍朴庇池允
輔等鞠謁于崇文館問首發此議者關木索
置碎瓦股間送令人踏其上血迸流地謁終
不言遂囚于巡馬所流倜應于海島羅殿中
侍史李承休翼白王見殿後杜鵑花題詩吟
詞臣自文節潘阜郭預閔漬等和進文節集
月殿下示天章令臣等磨載萬世之幸也沈
謁敢忤上旨其罪重矣然亦儒者之類乞賜

寬儻以彰右文之羨王曰諫諍省郎之任監察司諫君是非非其任也又其言不遜欲問俱議者耳今為卿等省之即命釋之尋文釋侗應等諷謬無他莅官中外皆有成績初為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云爾不為錦城神堂巫必殺爾父母我懼而從之遂與縣人孔允丘通作神語曰我將往上一國必伴允丘行羅州官給傳馬一日郵吏急報都兵馬使曰錦城大王來矣使驚恠有羅人仕于朝者具神異諷王議欲迎待所過

高麗忠烈王

州縣守皆公服郊迓厨傳惟謹至公州謁不待巫怒傳神語曰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夜謁使人覘之女與允丘宿遂捕鞠之俱伏及除待史慨然以振綱自任至吳遭讒控辱言路遂塞○教曰今之儒士唯習科舉之文未有博通經史者其給通一經一史以上者教授國子乃以正郎崔雍等七人為經史教授○夏四月發兵糧二萬碩賑全羅道○元平章阿哈馬求羨女王遣中郎將簡有之以殿直張仁問女歸之阿哈馬以非名族不受更

以摠郎金洎將軍趙允璠女歸之○以慶尚
全羅道饑遣將軍金富允如元告糶中書省
借兵糧一萬碩至秋償之又加糶一萬碩○
王與公主幸新宮木匠曰役徒三年不得一
日之息妻兒何以為生今當農時乞且放歸
不聽○五月王以詩賦親試文臣取書籍店
錄事趙簡等九人賜黃牌籍內侍王留意詩
文親試文臣中者謂之殿試門生待遇異常
殿試之制唯試當年登第者僧祖英得幸於
王請不限登第久近並赴將其姪子宜等試

高麗忠烈王

藁達王請拆糊封定科目取十五人以子宜
為首餘皆親舊王名朴恒令與祖英第高下
祖英恐事不濟乃言曰者上見子宜詩賦業
已定乙科何必改為恒遣中使白王請與旋
題貞郭預等考定及勝出趙簡居首皆非祖
英所定

臣等按 科舉糊名之法始於元宗其制至
嚴且公其主司試垣者則有貢舉知貢舉
二人必用當代文臣之有重望者為之忠
烈專尚詞賦立親試殿試之法已非舊制

矣祖英何物老僧乃以已意變易殿試之法而紛更之王又言聽計行使之益驕且溢旋去糊名之法不論人才之賢否舉業之精粗一切皆取子姪親舊而舉之夫設科取士將欲致用也故古之明君任主司惟其人崇雅黜浮選之公擇之精得入為盛今王以斯文權衡之重假之異端匪人之手徇私廢公大毀選舉之法不有朴恒郭預選取之公則老髡之術終必得售而所失尤益甚矣惜哉

高麗忠烈王

倭賊入固城漆浦遣大將軍韓希愈防守海島又選忽赤巡馬諸領府二百人分守于慶尚全羅道倭賊又寇谷浦乃遣大將軍印侯郎將池瑄告于元○名文臣及殿試及第示御製詩令刻燭和進○六月新宮成號曰膺慶○遣將軍朴義如元獻鷄又奏曰東征之事臣請入朝稟旨帝許之○大將軍金瑗與上將軍金文庇善每至其家圍碁其妻朴氏從窓隙窺之嘆其羨瑗聞之遂屬意焉未幾文庇死瑗又喪妻朴遣人請曰吾無子願得

君一子養焉且曰事有面陳幸一來瑋因往
通焉監察重房交章極論流于海島又流朴
氏于竹州○秋七月僉議中贊金方慶上章
乞退敦論不允○八月王如元至上都謁帝
以七事奏一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
師二減麗漢軍使閣里帖木兒益發蒙軍三
勿加茶丘職待其成功賞之且令閣里帖木
兒與臣管征東省事四小國軍官皆賜牌面
五上國濱海之人并充稍工水手六遣按察
使廉問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閱軍帝曰

高麗忠烈王

已領所奏時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東征
畫策茶丘曰臣若不舉日本何面目復見陛
下於是約曰茶丘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
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一歧
島兩軍畢集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九
月丙寅王至自元○元遣也速達崔仁著以
水韃靼之在開元北京遼陽路者移置東寧
府將以赴東征○冬十月閱七品以下時散
官能赴征者○也速達自慶尚道還言於宰
相曰南民糶貴皆有菜色貴國多遣別監專

尚苛暴枉刑重贖民多死者民即天子之民
也可使如此耶中贊金方慶以聞王曰程驛
別監李英柱常言朝議以拷掠為不法又禁
贖銅誰肯從令也速達此言豈指此輩耶方
慶對曰按廉使權宜暴斂酷刑請正其罪以
紓民怨承旨廉承益素與宜善嘗薦為按廉
宜倚勢作威無所顧忌至是承益佯若不與
交親乃曰宜之凶暴若此始也誰使為按廉
乎宰樞復以也速達言告于王乃罷宜及英
柱仍命諸道按廉毋得酷刑宜險佞每托內

高麗忠烈王

僚未使四方慘酷厚斂嘗爭妓殺晉州人鄭
延僉議府又劾流之○金方慶復請老王曰
今天子有東征之命我國亦當奏置元帥苟
以無功業者請之帝以為如何遂不允○十
一月閱三官五軍○塔納哈伯那享主于新
殿○遣右承旨趙仁規大將軍印侯如元上
中書省書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軍一萬
稍土水手一萬五千兵糧以漢碩計者十一
萬以至器械皆備庶幾盡力以報聖恩又竊
念諸侯入相古之道也遼金兩國冊我祖先

為開府儀同三司予亦猥蒙聖恩曾拜特進
上柱國諸侯而帶上國宰輔之職古今有例
伏望善奏凡行省軍國之事必與我商確施
行至於遣使赴朝亦必與賤介俱往小國連
年不登民皆乏食除見在兵糧七萬七百二
十七碩外公私俱竭及中外粗備四萬碩
過此難以應副竊計一萬軍一月糧凡三千
碩若軍至三四萬其闕端亦且不少梢工
水手亦不下一萬五千近得行省牒將以明
年五六月發船我國每歲五六月霖雨不止

高麗忠烈王

小有西風海道霧暗儻或淹留時日未即發
船恐軍民一時乏食若不預先申覆後有闕
誤利害非輕小邦地狹人稀軍民無別今更
加簽軍四千七百恐將難以充額願以耽羅
鎮戍軍一千補之我國弓箭甲冑不足乞賜
甲五千弓五千弦一萬且兵船九百艘當
用梢工水手一萬八千至發農民僅得一萬
五千其不足三千於何調發東寧府所管諸
城及東京路沿海州縣多有梢工水手伏望
發遣三千補之小邦軍官曾於玆島耽羅日

本之役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乞追錄前功令
金方慶得參元帥府勾當朴之亮等十人為
摠管趙抃等十人為千戶金天祿等二十人
為摠把又賜朴球金周鼎虎頭牌以勸來効
○元遣張猷以絹二萬匹來市米以充兵糧
○金方慶復上章乞退不允○遣金方慶如
元賀正○十二月趙仁規印侯還自元帝冊
王為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
事賜印又以金方慶管領高麗軍都元帥朴
球金周鼎為昭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並賜

高麗忠烈王

虎頭金牌印趙仁規為宣武將軍王京斷事
官兼脫脫禾孫賜金牌印朴之亮等十人為
武德將軍管軍千戶賜金牌印趙抃等十人
為昭信校尉管軍摠把賜銀牌印金仲成等
二十人為忠顯校尉管軍摠把時征日本戰
艦軍糧器仗令本國一切幹辦而遣元帥忻
都右丞洪茶丘監督君臣拱手聽命力不能
堪朴恒言於王具以狀奏帝乃有是命萬戶
千戶百戶俱受宣命符信使忻都等不得自
專其東征供億之策及軍機措置皆自恒出

七年元至元春正月遣知密直司事韓康于
 忠清交州道以備軍馬芻豆○二月宰樞稟
 王于壽康宮○律學助教金子公嘗為安東
 法曹受賄見劾賂承旨廉承益復其任邑人
 前郎將權文卓疏子公贓罪冷其婢塔蠻商
 告僉議府承益托王命囚文卓及蠻商殺商
 以滅口承益權傾一國臺諫者因聞知○金
 方慶還自元帝賜方慶弓矢劍白羽甲又賜
 弓一千甲胄一百絆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
 士○鷹坊與內僚享王賜米百斛助其費○

高麗忠烈王

遣將軍李仁如元請減軍糧○改人物推考
 都監為會問司承旨趙仁規以王京斷事官
 兼領之○丙戌造成都監災時請元木匠以
 修宮室民不堪苦人以為天示災以警之○
 庚寅龍化院池魚死浮出莫知其數伍允孚
 言甲戌年東池有址恠而元宗晏駕請王修
 省允孚質朴每以災異切諫不諱王憚之○
 內僚河泐稱旨取國贖庫金銀細約令賜嬖
 幸皆朝覲盤纏科斂者也○二月承旨廉承
 益請以其家一區為金字大藏寫經所許之

初承益恃寵私役其人構此家懼公主見責
有是請○命軍簿判書朱悅伴荆萬戶如合
浦悅勁直奉使四方公廉一節見諂佞者雖
尊官必罵之荆聞其名不敢犯○元帥金方
慶萬戶朴球金周鼎等率師向合浦 元健
忻都洪茶丘來時我

翼祖亦以朝命自東北面來見王至于再三
益恭益虔王曰卿本土族豈忘本乎今觀卿
舉止足知心之所存矣○元賜駙馬國主宣
命征東行中書省印先是王奏曰臣既尚公

高麗忠烈王

主乞改宣命益駙馬二字帝許之○王與忻
都茶丘議事王南面忻都等東面事元以來
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茶丘不敢抗禮
國人大悅忻都等遂往合浦○公主聞皇后
訃音遣中郎將鄭公如元請奔喪科斂銀幣
又選良家女○夏四月丙寅朔幸合浦○教
主奉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即從軍○庚寅
公主如元至懿州帝勅還國乃還○五月戊
戌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舟
師征日本○以京城饑民菜食無鹽限九月

蠲鹽稅○辛酉忻都茶丘金方慶至日本世
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金周鼎先
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彥康師子
等死之諸軍向一歧島船軍一百十三人稍
工三十六人遭風失其所之遣郎將柳庇告
于元○六月金方慶金周鼎朴球朴之亮荆
萬戶等與日本兵力戰斬首三百餘級日本
兵突進官軍潰茶丘無馬走王萬戶復橫擊
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自
復戰敗績軍中大疫死千兵疫者凡三千餘

高麗忠烈王

人忻都茶丘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
至議回軍曰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
望前必會于一歧島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
到大戰者數矣船腐糧盡其將奈何方慶默
然經十餘日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賚三
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而攻之必
滅島夷矣諸將莫敢復言既而文虎以戰艦
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值大風蠻軍
皆溺死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
○慶尚道王旨別監蔡謨厚斂於民饋遺扈

從權貴又以油蜜遺內豎梁善大善大不受
執其人以徇○元遣兵三百騎來戍合浦○
秋七月帝令耽羅鎮戍軍五十人出陸耕種
○己酉王至自合浦○金方慶使中郎將朴
晷奏諸軍至大宰府累戰交綏而退○蠻船五
十艘隨至復進戰因獻所獲甲冑弓矢鞍馬
等物拜晷攝將軍○八月丁卯王與公主幸
慶尚道甫州副使朴璘安東副使金頽迎迓
供億極豐後左右譽之安東判官李檜惜民
力資浮費又拙於進退內僚皆毀之於是移

高麗忠烈王

檜於甫州璘於安東按廉閱壹尚容自銜事
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按廉○贊成事朴
恒孝恒春州人初蒙兵陷州恒自京往視失
父母所之積屍中得貌肖者輒投瘞凡三百
餘人後聞毋被虜在燕再往求竟不得恒能
文章長於吏才寬厚善接人但臨事自用不
恤人言舊例每當除授晨入暮出于謁填門
及恒掌銓注始留宿政房至除授訖乃出遂
以為常然其所擢多其恩舊人以此短之○
閏月遣左司議潘阜榮忻都茶丘范文虎忻

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
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庚申王與公主至
自慶尚道○九月元陞僉議府為從三品賜
印○冬十月元置鎮邊萬戶府於金州等處
以印侯為昭勇大將軍鎮邊萬戶賜虎符及
印張舜龍為宣武將軍鎮邊管軍總管○設
龍門倉兵糧給鎮府○十一月教曰每月初
八十五二十三及帝生年乙亥月禁刑戮
宰殺且放衙○十二月教曰寡人嘗為世子
入朝京師羅裕池允輔金應文鄭仁御車得

高麗忠烈王

珪金富允李之奩黃龍金義光梁貯周碩金
位良等有侍從之勞昔賊臣林惟茂擁兵汗
都以拒命贊成事致仕宋松禮前樞密院副
使洪文系知密直司事宋玠大將軍金之奩
奮義掃蕩功在社稷其並議賞典○以昇平
府使崔碩為秘書郎昇平舊俗每邑守替還
必贈以馬太守八匹倅七匹法曹六匹惟耽
釋及碩還邑人以故事持馬請擇碩笑曰馬
能至京足矣何擇為至家以馬歸之吏不受
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駒今帶以來是

午壬

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貪而以我為類辭耶并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絕州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八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賜王旨使用別監林貞

杞慶尚道按廉閔萱等帶紅時人語曰如今

邑宰紆朱紱盡是生靈血染成○印侯裴舜

龍等與鷹坊享王○元罷征東行中書省○

二月忽赤享王于竹坂宮及暮王御南門中

贊金方慶醉騎而過即命囚尋釋之○元遣

蒙漢軍一千四百來戍耽羅○王獵于西郊

高麗忠烈王

又獵于馬堤山○蠲征東戰亡者欠負官錢

○三月以判三司事韓康密直副使金伯鈞

為宰樞所司存時兩府皆顧望退托莫適謀

事故置司存六月而替○遣上將軍印侯戍

合浦○夏四月元遣不八思馮元吉來勸兵

糧又以東征軍敗遣兵三百四十戍合浦六

十守至京以備不虞東征時所支兵糧十二

萬三千五百六十餘碩○遣同知密直司事

朴球鎮合浦○五月王與公主御涼樓命忽

赤鷹坊擊毬勝者賞以銀瓶○宰樞享王○

作大屋于禁苑使張恭李平養鷹王月必再
至二人殺城中鷄狗無筭○六月蠻軍摠把
沈聰等六人自日本逃還遣上將軍印侯郎
將柳庇送于元○都評議使司榜曰民生之
本在於米穀白金雖貴不救飢寒自今銀瓶
一事析米京城率十五六碩外方率十八九
碩京市署視歲豐歉以定其價○秋七月公
主有疾遣散負高世如元請醫巫○移御齊
安侯第自是移幸私第及寺院或日再移
○大司成自文節文節文詞富贍為一時所

高麗忠烈王

推不以才自負元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
惟幹及腹心扈行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
節撰表言以病辭位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
奏以實文節常羞懶拙及是人知其有志節
○八月靈通寺僧洪坦以私憾告中贊致仕
柳璈上將軍韓希愈將軍梁公勳林庇等有
異謀王下巡馬所鞫之坦坐誣流海島○元
賜駢馬國主印○乙亥王與公主畋于忠清
道渡臨津公主怒曰遊畋非急務何為引我
至此王無以對○丁丑王次于安南公主責

尹秀曰此地無鵠何誘王遠來又謂王曰
惟遊畋是務奈國事何王慚憤露坐於外持
軍朴義獲一鵠以獻王大悅賜衣一領○人
物推考別監李英柱告王曰大臣及內僚多
置田莊為逋逃淵藪乞徵銀布以充國用具
疏姓名以進王大怒命監察侍史權宜將鞫
之英柱又言聚逋民者廉承益為首於是承
益及諸嬖人皆怒衆謗紛然王由是頗不喜
英柱遂寢其事時鷹坊怯怛口及內豎賤口
皆受賜由多至數百結少不下三四十結誘

高麗忠烈王

民為佃凡人田在田至中者并收其租州縣
賦稅不輸并合守令若繩以法即譖王抵罪
承益尹秀李貞朴義元卿高宗秀李之奩鄭
承伍朴卿尤甚○冬十月癸巳王與公主至
有恩清道○全羅道按廉使林貞杞進橘二
株用干一牛曳入禁中柯葉皆枯○十一月
元遣禿渾賀仲謙來倭戰艦復征日本也遣
知密直司事宋玠于慶尚道同知密直司事
金伯鈞于全羅道密直副使禹濬冲于忠清
道判司宰金之卿于西海道董之

未癸

九年

元至元

春正月遣郎將仇千壽如元覲

東征緩急至平灤州見後戰艦乃還○二月

尹秀李貞元卿朴義等勸王又獵于忠清道

世子年九歲忽泣下乳母請其故荅曰今茲

百姓困窮又當東作之時父王何為遠獵王

聞之曰小兒恠哉獵期已定不能聽未幾公

主得疾不果行朴義在側世子顧謂曰每以

鷹犬從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醜而退○

元遣東于李良茂送楮纏三千錠為修戰艦

費本國人庾賙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

高麗忠烈王

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

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碩帝許之禿魯

花金竹等謂賙曰汝非黔弼資諒之孫耶而

欲壞國家如此賙曰汝國主如泥塑佛耳尹

秀李貞元卿朴義梁善大等剝民所取亦足

以備軍糧我欲去左右茲臣復正三韓也○

王用尹秀之言將令儒士充軍右承旨鄭可

臣曰先王用人文武隨其材比之於身如左

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殿下親

試儒生登庸賢後可謂千載一時也而欲使

裒博之徒被堅執銳遠從征伐恐壓盛德王
然之○三月中郎將柳庇自元還言帝徵汗
南軍將以八月征日本○重房調東征軍伴
往有撤屋而逃重房請奪田以與從軍者四
隣不告徵白金一斤舍匿者二斤又遣部夫
使于諸道○鈴諸主百官及工商奴隸僧徒
出軍糧有差○遣使諸道備兵糧造軍器修
戰艦○遣副知密直司事趙仁規如元請減
軍糧帝曰人言汝國足備二十萬碩若誠不
能量加為之○遣人捕鷹於東界尹秀李貞

高麗忠烈王

元卿朴義命遣其屬于諸道稱捉鷹別監可
不勝數秀以鷹犬得幸管鷹坊得至軍簿判
書恃勢為惡無所不至至是暴得疾起立奮
拳撞墻壁大叫曰狐兔麋鹿胡噉我肉遂死
○夏四月忽赤亭王于新殿○元遣塔納阿
孛秃刺來督修戰艦○東界杆城人宋蕃告
於元曰高麗東西界歸於朝廷其田尚為國
人所有計其畝可得四萬碩請充東征軍糧
中書省遣人徵之王問宰相曰朝廷以蕃之
言益發軍糧四萬碩奈何對曰前者庾期請

賦二十萬頃家抽戶歛至於榮獨僅得四分之
之一若增四萬何以辨之宜更遣人奏請○
戊申夜有物赤如火大如斗漸廣如席墮于
順昌宮流星相繼而隕既而風暴作火起宮
中焚蕩無餘王色文昌裕伍允孚曰嘗言當
有火災何以知其然耶對曰天譴章章址猶
為小災也○五月王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
魃為虐欲罷鷹坊卿等各言時政得失印侯
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遽罷

臣等按古之聖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暨

高麗忠烈王

鳥獸魚鼈咸若今王滯于逸于畋般樂怠
敖罔有紀極衆孽羣佞之徒從吏導之始
置鷹坊分遣惡少于諸道馳騁弋獵於稼
穡場圃之中民皆蹙額百物亦無有噍類
起怨傷和旱魃為災無足恠者王幸一悟
欲罷鷹坊此正悔心之萌庶幾改之之時
也為左右者宜將順其美極陳遊畋之不
可荒災譴之所由來開悟君心可也而人
皆緘口結舌無一匡救者幸使姦諛檢佞
如印侯者得行曾臆沮王為善之心使宿

弊不祛印侯固不足責當時宰執可能道
謂吾君不能之罪乎

鄭仁卿等還自元言帝寢東征王命罷修艦
調兵等事○六月元冊王為征東中書省左
丞相○王與公主幸妙蓮寺又命修玄化寺
時廉承益每勸以浮屠法於是遊畋稍踈○
秋八月名還王弟順安公惛于仇音島○王
獵于白州○選衣冠子弟充世子府宿衛○
內僚李之臣請賜土田世子謂之臣曰汝非
田亦不為貧之臣慚而退舊制凡受王旨者

高麗忠烈王

必先關於承旨酌其可否白而行之至是內
僚皆先得請乃使承旨署名○九月耽羅達
魯花赤塔刺赤還自元享王獻二馬來婚以
內侍鄭孚女妻之○王獵于馬堤山○遣正
郎魏文愷郎將金位良如開元路推制人物
雙城人賂位良馬不受王聞而嘉之賜馬二
匹○伍允孚言天變可畏請設消災道場鄭
可臣謂廉承益曰天變豈浮屠法所能禳哉
盍請修德承益曰吾豈不知然難言也○冬
十一月派典理正郎尹敦郎將吳叔富于海

申甲

島初敦叔富等言用事臣廉承益可斬護軍曹允通聞之以告命宰樞鞫而流之籍其田民分賜宰樞近臣○十二月中贄金方慶乞退加推忠靖難定遠功臣上洛公致仕

十年元至元二十春正月以副知密直司事廉

承益為慶尚全羅忠清道都巡問使○夏四

月庚寅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從臣僚一千

二百餘人賚銀六百三十餘斤紵布二千四

百四十餘匹楮幣一千八百餘錠○六月元

遣閣梨帖木兒領兵來戍濟州○秋七月典

高麗忠烈王

法判書金悛李時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為隸民訶于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悛與同僚知其寃不能違旨唯郎李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悛等遂斷為隸有久夢利刃自天而下亂斫一司之吏則自悛發背疽而死其後同僚相繼而死唯行儉獨免

臣等按法者所與天下共不可以一毫私

意間之當聽於天而已蓋天視自我民

天聽自我民天雖蒼蒼在上與民若不相

親其理實無間也今貞妃之認民為隸民

之抱屈不伸天之視聽昭昭在上僭等屈
法聽斷而獲罪於天行儉守正不阿而獨
免於禍福善禍淫之天道焉可誣哉焉可
誣哉

九月甲申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以金周
鼎為文翰學士承旨李尊庇為監大夫廉守
貞以寵臣承益之兄驟得少府尹知制誥大
將軍李之奩將軍金義光皆以內僚受高爵
銓選甚濫時人譏之○冬十月王獵于平州
十一年元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忠清道安集使李

酉

高麗忠烈王

英柱選忠州官婢有姿色者五人以獻英柱
性貪暴聞忠州民丁香有銀酷刑督納于官
香悉其所存不足借入銀三十餘斤以納○
東寧府千戶崔坦來享王

臣等安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况儀與物俱亡者乎高麗民中葉以後權
奸專恣視君上如敵已尊之不以其道享
之不以其禮無復君臣之分陵夷至於忠
烈弊固益深非獨權奸諸君宰樞享之則
受之使臣省官享之則受下至忽赤鷹坊

之享無不受之已失入君之大體今於賊
臣崔坦之享曾不小嫌受之何也坦背本
國附胡元割國之半而據之噬主之心信
然未已其享之也豈真出於誠邪安知陰
懷睥睨之心而陽為中此區區之禮也哉王
何不察待仇讎如腹心其受其享而不之
疑乎如有不測之禍起於尊俎談笑之間
王何以處之嗚呼危哉

乙酉王與公主世子獵于平州溫井供億之
費不可勝言時權貴侵奪民田茲氓附勢多

高麗忠烈王

免賦役凡諸徵歛乎民苦之○丁酉王至自
平州○二月宴濟州達魯花赤于正殿賜伶
官祗候金大直犀帶一腰國制伶官限七品
幸臣李貞諷王賜之○宰樞享王○王獵于
馬堤山○夏四月王獵于馬堤山○五月流
近侍別監金龍劍時李德孫為慶尚道王肯
使用別監剝民膏血超受衛尉尹龍劍題詩
驛壁以刺之德孫告于王而流之○王獵于
金郊○秋八月王夢見先祖遊望月臺乃命
奏樂于臺○王獵于馬堤山○以內豎上將

軍金子廷為東京副使公主謂王曰予聞東京是王之外家然乎王曰然公主曰家奴為邑宰可乎南班人得居中外重任始自何代王曰自元廟始公主曰王直元王之子也王有慚色王留音律嘗使內豎與伶人鼓樂公主遣人告王曰以絲竹而理國家悲所聞也遂罷之○九月甲申王及公主幸南京○冬十月戊申王至自南京時禾稼未收皆為從騎踐蹂民皆怨之按廉使崔伯興南京副使嚴守安暴斂設宴極豐後守安勸王幸三

高麗忠烈王

角山文殊窟鑿開新道以勞民力一方騷然王以守安為能賜三品階○賜郭麟等三十人及第同知貢舉左承旨崔守璜事佛甚篤宴賓客略具酒饌不肉而素王旨別監林貞杞遺以百粲一舟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受况民膏乎拒不納貞杞慚怒即以米舟賂權貴即代守璜為承旨時人鄙之○十一月乙酉幸平州溫泉○十二月元中書省遣人來督造船○以同知密直司事宋玠為慶尚道造船都指揮使又遣使諸道督造船待軍



糧○東寧府千戶韓慎崔坦玄孝哲執千戶
 桂文庇管下人等誣以此輩與宰相廉承益
 同謀欲殺我等以告于遼東宣慰使按察在
 宣慰使遣人來鞫之元樞密院亦遣使與遼
 東道按察使簽事等來訊之王繼金周鼎趙
 仁規柳庇偕元使以承益往東寧府辨之韓
 慎等伏其誣○元中書省移牒調發軍糧十
 萬碩

東寧府印
 東寧府通鑑卷之三十八

高麗忠烈王

